

# 住我们在一起

Love  
in space

红九|著

Hongjiu  
Works

下

晋江网史上最赞的都市暖爱  
五万字作者私藏剧情 独家首发  
同名电视剧火热筹拍中

一段好的感情，  
总是能让彼此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  
而变得更好的两个人，  
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北方文艺出版社

# 住我 在们 一起

Love  
in space

红九I著

Hongjiu  
Works

下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住在一起：全2册 / 红九著. —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9

ISBN 978-7-5317-3329-4

I. ①我…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8766号

## 我们住在一起（全二册）

---

-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红 九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紫 木  
封面摄影 / OVERWATER  
装帧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32  
字 数 / 480千  
版 次 /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1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 56.00元（全二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3329-4

北方文艺出版社

#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找我什么事 / 001
- 第二章 我爱上了你 / 009
- 第三章 有点想你了 / 029
- 第四章 他去了酒会 / 047
- 第五章 怒刷存在感 / 062
- 第六章 能吃点醋吗 / 081
- 第七章 且行且珍惜 / 095
- 第八章 刻骨与当下 / 110
- 第九章 两年的差距 / 130
- 第十章 圣母的蜕变 / 146
- 第十一章 求婚爱琴海 / 161
- 第十二章 婚后的生活 / 167
- 第十三章 小包子趣事 / 175
- 第十四章 汪若海番外 / 181
- 第十五章 姚晶晶番外 / 187
- 第十六章 大丞相番外 / 219

钱菲咳了咳，对凑过来八卦的同学说：“算算日子，我估摸着他也快跟他们公司副总的侄女结婚了。”

同学一脸惊讶地看着她，“你还不知道吗？哦对，你来得晚，没听到。班长问他什么时候能喝他和新女友的喜酒，他说过年的时候就跟那女的分手了。”

另一个同学接腔：“听说是因为那个女孩脾气特大，过年的时候对汪若海他妈态度不好。”

钱菲怔了怔。这个时候班长凑过来，手里拿着个本子，说：“大家都写一下自己的联系方式，有好多同学都换了手机号了，等统计好了，我统一做成通讯录发给每个人。”

班长把本子递给钱菲让她写手机号。钱菲接过本子看了看，刚刚写完的就是汪若海的号。

她撇了撇嘴，把本子推给班长：“等大家写完我再写吧。”

班长笑了笑说：“哎，你还挺介意的！”

他刚要拿本子去找别人签，钱菲一下想起了什么，迅速把本子又抽了回来。她

看着上面汪若海的手机号，越看越眼熟。

班长被她搞得发蒙，问她怎么了，她把本子往他怀里一塞，说：“没事。”就走到角落去翻手机，可奇怪的是不管怎么翻都没翻到生日那天那条短信。

回到桌旁，她忽然灵光一闪，去查看360里的黑名单，然后她看到了那条“生日快乐”的短信。

那个号码，跟本子上汪若海三个字后的号码一模一样。

她无声地笑了下，觉得真是天意，手机都看不下去汪若海了，自动把他拉进了黑名单。

她正要关掉手机屏幕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怎么把我拉进黑名单了？”

钱菲一抬头，汪若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她跟前了。

钱菲按掉屏幕，看着汪若海，讥笑地说：“你不也把我拉进黑名单了吗？”她回想那天怎么往回打电话都是停机的情形，一下就想通了来龙去脉，“汪若海，你这也挺有意思的，分了手还要来这一套，我谢谢你还记得我生日哈。不过你干吗发完短信就把我拉进黑名单呢？怕我知道是你以后以为你还记着我然后会对你不依不饶地纠缠吗？”她看着汪若海，一撇嘴，一脸讥诮，“你是不是把自己想得也太招人惦记了！”

汪若海看着她，虽然被她损着，眼底却有了一丝迷惑：“钱菲，你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

她以前跟他说话像个女汉子似的，现在却眼角眉梢都带着股说不出的韵味。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是谁让她有了这样的改变，变得有了女人的风韵？

钱菲看了看他，不想再跟他说下去了，转身要走。

汪若海却突然拉住她：“钱菲，我们打个商量……”

他话还没说完，钱菲抬起头死瞪着他，低声地斥：“松手！”

汪若海被她吼得掌心一酥。他松了手，看着钱菲，说：“好，我松手！钱菲，我们打个商量，把对方拉出黑名单，好吗？”

钱菲看着他讥讽地笑：“你没喝多吧？有这个必要吗？”

汪若海笑了笑：“我开车，没喝酒。”

她白了他一眼，扭身走开。

登记完联系方式，大家嚷着要去唱歌，钱菲要走，班长死拉住她不放。

“姚晶晶不来已经是一大损失了，你再一走，场子就彻底一冷到底了！”他生

拉硬拽把钱菲一起弄去了钱柜。

开房间的时候，又是汪若海付的钱。

班长忍不住在一旁对钱菲小声说：“看大海这做派气度，跟以前简直判若两人啊。”

钱菲嗤的一声，撇撇嘴。

虽然很不屑，不过她也觉得汪若海确实有哪里变了，好像变得没有以前那么浮，沉稳了一些。

看来人民币还是有着一一定重量的，可以让一个屌丝沉淀成一个成功人士。

坐在沙发上，钱菲觉得很别扭。同学们唱歌，汪若海坐在她不远处，依旧用目光毫不掩饰地扫射她。班长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没完没了地拉着她说着汪若海变得怎么好怎么有能力，真让人感慨感激又感动，他替他把他这个班长该干的事全干了。

听了一会儿，钱菲实在听不下去了，忍无可忍地问：“汪若海是不是答应你，唱歌他埋单，然后让你跟我说他好话啊？”

她其实也就是心怀气愤胡乱一说，结果班长瞪大了眼睛，醉醺醺地摸着自己的脸：“我表现得这么明显吗？你都看出来？完了看来我是喝多了，回家我老婆非弄死我！”

钱菲哭笑不得。

“班长，你就别跟着操这份没用的心了，成吗？我跟他分了就是分了，当时还是他提的分手，我们怎么都不可能复合的！”

她站起来穿好外套，走到汪若海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你出来一下。”

汪若海麻利儿地站起来跟她走出包间。

钱菲站定后，看着汪若海，一字一句问：“汪若海，你想干什么？”

汪若海迎视着她，一点没躲避她刀子一样的眼神：“我也说不太清，反正就是今天看到你，我有点挪不开眼神。”

钱菲嗤笑一声：“然后呢，想和我重修旧好吗？”

汪若海居然点点头：“有点这个想法。”

钱菲冷声问：“什么时候起的念头？总不会是我生日那会儿吧？那时候您老人家可害怕我纠缠你还把我拉了黑名单呢！”

汪若海倒诚实，一副坦荡的样子答：“其实从过年后到你生日期间我一直在犹豫，而在你今晚一进门的时候，我下了决心。”他看着钱菲，一眨不眨地说，“你变得真的不一样了，不只是外在，连内里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庸俗又小市民了。”

钱菲哈哈冷笑：“汪若海你可真逗！你脑子是不是让驴踢了？你凭什么犹豫啊？就跟我一直在等你似的！哦，你分手后寂寞了，就想回头来找我？又觉得我有太多地方让你不称心，所以犹豫？你拿谁当备胎呢！你哪儿来的底气啊？再说凭什么我变得不一样了，我就得回头看上你啊！”她定睛看着他，冷冷地说，“汪若海我发现你可真够不要脸的！”

她扭身走出钱柜。

站在马路边等车时，汪若海跟了出来。

“坐我的车吧，我送你，这里不好打车。”他说。

钱菲哼一声，没理他，笔直地朝着一辆正开过来的出租车走过去。

她当然知道这里不好打车，但她知道怎么用手机打车软件让不好打车变成好打车。

汪若海站在她身后，朝她大声说：“钱菲，我会试试看的！”

钱菲看着他厚颜无耻的样子，真想下车去甩他一脸大鼻涕。

从聚会那天开始，汪若海每天送一束花到钱菲公司。

第一天是铃兰，卡片附：让我们重新开始。

第二天，八十八朵红玫瑰，卡片附：用心弥补一切的错。

第三天，深红蔷薇，卡片附：只想和你在一起。

第四天，钱菲受不了了，把汪若海的号码从黑名单里提了出来，打电话过去问：“你想干什么？”

汪若海却在电话里满意地笑：“我就想从黑名单里出来，看来奏效了。”

听着他志得意满的说话声，钱菲想泼他硫酸的心都有了。

“汪若海，到此为止吧，别让我瞧不起你。”钱菲揉着额角说。

汪若海沉默了一下，说：“钱菲，以前我们穷，所以有诸多的不如意，现在我有车有了房有了高薪有了职位，我们再也不会因为省钱而吵架。你变了，你相信我，我也变了。”

钱菲觉得他莫名其妙：“汪若海，你应该想一想，是谁让你一年之内就有了车有了房有了高薪有了职位。你现在踩完了另一个女人的肩膀，回头又来找你的旧情人想要破镜重圆，你不觉得你挺无耻挺可笑吗？”

她挂断了电话，胸口闷得想哭，不知道这一场人生闹剧为什么会上演在自己身上。



接下来的日子，汪若海还是一如既往地送花到公司。就这件事，钱菲已经懒得理他了。

这段时间不知道同学们抽什么风，轮番地做东请客，几乎每天晚上都不轮空。她几次找理由由不想去，结果当晚做东的同学趁着下班会干脆杀到她公司，不给她任何反抗和犹豫的余地，把她直接劫到饭局上。

而每一个饭局上，她都能看到汪若海。他一直往她身边凑，不管她是冷嘲热讽，还是笑里藏刀，他都笑眯眯地坐在她身边，一副滚刀肉的样子，叫她难受得想去跳楼。

同学们似乎都知道了汪若海对她的心思，纷纷劝她：“要不你就再给他个机会吧？我们都觉得他现在变得出息了，你看他的言谈举止，多有言情小说男主角的范儿，比以前可成熟多了，简直判若两人呢。”

她怕自己听这样的劝听多了会被洗脑进而意志动摇，就给姚晶晶打电话，希望从她那里听到怒骂渣男的不同声音。

结果姚晶晶告诉她：“狒狒，汪若海给我打了无数通电话，我骂他骂得连小舌头都闪了。这孙子也奇了怪了，态度始终良好，和以前比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他跟我说，是真心想挽回你，巴拉巴拉的，还说跟那副总的侄女绝对不会和好，说他现在手里有客户资源，假如你不愿意，他就从任圣辞职走人。我本来对他是苦大仇深深恶痛绝的，可是骂了好几天，骂到现在我觉得我快要倒戈了是怎么回事啊！”

钱菲扶着墙挂断了电话。

她心神不宁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忘记了关窗子，到了第二天一早直接烧到起不来床。她打电话跟公司请了假，吃了退烧药躺下。

不知怎么，接下来两天，她的高烧一直退不下去。

她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爬起来做点粥喝，喝完继续昏昏沉沉地躺着。

她胡思乱想起好多事，有上大学时候的，有刚参加工作那时的，有和汪若海分手时的，还有被李亦非亲了那天的。

她迷迷糊糊地想，李亦非也出差有半个多月了吧？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他要是在就好了，有他跟她说话，她就不会觉得这么寂寞难耐，这么脆弱难熬了，虽然他身娇肉贵的，根本不懂照顾人，可她想如果他在的话，怎么也会帮她拧一条毛巾的。

不知怎么，她觉得今晚格外不舒服。她找出体温计又测了测，三十九度九。她觉得自己再这样烧下去，就快糊了吧。

她忽然很想跟李亦非聊聊天。她拿起手机给李亦非打电话。可惜打了好久，他都没有接。

她觉得特别难过，一种身体上和心理上，都莫可名状的深彻难过。

他就那么怕她缠上他吗？

她觉得人在生病的时候，真的会变得很脆弱，这个时候别人的一个拒绝，伤人的力量简直重达千钧，她觉得自己像受了内伤一样难过。

钱菲烧得昏昏沉沉的，手机忽然响起来。她闭着眼睛稀里糊涂地接了，幻想着是不是李亦非给她回了电话，可惜声音居然是曾经负了她的那个人的。

汪若海在电话里问她：“这两天的聚会你怎么没来？”

钱菲闭着眼睛哑着嗓子胡乱说了句：“看见你就烦！”

汪若海在电话那边狂问她怎么了，为什么声音是这样子的。

她懒得理他，挂断了电话，然后便陷入了昏迷中。

等再勉强清醒一些时，她发现汪若海居然出现在家里。

在忽远忽近的虚幻人影中，她听到他说还好她在脚踏垫底下藏钥匙的习惯没有变，她还听到他痛心疾首地问：“怎么病成这样也不告诉我？”

她拼尽全力对他回应了一句：“关你屁事！”然后就再次陷入昏迷中。

等再次睁眼时，她已经躺在医院里。

大夫正跟汪若海说：“还好病人底子好，再晚来一些时候，就要烧成肺炎了。”

大夫让她留院观察一晚，开了吊瓶让护士给她扎。

她的血管太细，几个护士都扎不好，最后还是找来儿科的护士长才算把针头扎了进去。

汪若海就捧着扎满了针眼儿的手，心疼得直叹气。

“怎么就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钱菲眼底发涩，没好气地抽回手，不愿意搭理他，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的时候，她舒服了很多。汪若海买了粥，要喂她。她扭开头，夺过勺子颤颤巍巍地自力更生。等她吃完，汪若海拿热毛巾给她敷手，又去倒水喂她吃药。她看着他忙前忙后，忽然觉得有点讽刺。

从前他们在一起时，哪怕加班到半夜两点，他都不肯去接她，想不到现在他居然能把她照顾得这样无微不至。

她含着一抹讽刺的笑问他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会照顾人，他认真真地说：“一则是我变了，我以前确实不知道心疼你，而现在我学会了珍惜；二则是你也变了，你变得不再像个汉子，变得是个会惹人心疼的女人了。”

钱菲没力气吐槽他这番说辞，只喷了一句：“厚颜无耻，强词夺理！”

他照顾了她一夜，她怎么撵他甚至骂他，他都不肯走。

他甚至指着他的鼻子说：“汪若海，你真是个贱人！”而他居然一声不辩也没有生气。

第二天一早他请了假，继续围着她忙前忙后、嘘寒问暖。

钱菲靠坐在床上，打着吊瓶，看着他进进出出的，想起了他们以前在一起的日子，想着想着不知怎么思绪就绕到了李亦非身上。

她心里忽然特别难受，无法抑制地哭了起来。

她真恨自己，一生病就会变得无比脆弱。

汪若海看到她哭，吓了一跳，坐过来问她怎么了。她不说，只是哭。汪若海没法子，掏出手机从微博上找笑话念给她听。结果他越念，她越哭。哭到最后，汪若海把手机一丢，探过身来一把抱住她。

她哭着推他，说：“滚，你滚，你早干吗去了，现在才知道对我好！”

汪若海死命地抱住她，不管她怎么推都不撒手，不住地说：“菲菲我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钱菲半天没有回答他。

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松开她，拉起她的手看了看，脸一下垮了下来。

她手背滚针了。

他急忙叫来护士。护士进来一看就疯了，看看满脸眼泪的钱菲，又看看手足无措的汪若海，一边拔针一边发飙：“虐恋情深什么时候不能啊，非挑插着针头的时候啊，滚针很刺激很过瘾是不是啊！”

钱菲一抹眼泪，死命瞪着汪若海，对护士说：“都是他干的！护士，你帮我撵他出去！”

护士白她一眼，接近抓狂地说：“姐姐您消停一点吧，我求您了！您自己血管多难扎您知道吗？我们整个护士站的护士都快被您那血管给逼疯了！”

钱菲被损得满心愧疚地止住了眼泪，汪若海在一旁看着看着忽然莫名其妙地乐了起来。

护士又把儿科的护士长折腾来一次，给钱菲重新扎上了针。

上午的吊瓶打完，钱菲的烧彻底退了，大夫告诉她，可以回家了。

汪若海试探地问钱菲：“我送你吧？”

钱菲看了他一眼，一瞬里闪过千思万念，然后她点点头。汪若海几乎受宠若惊了一般，小心翼翼地扶着她上了车。

回去的路上，钱菲收到李亦非的微信：“昨天跟企业的人在吃饭，喝得有点多，没听到手机响，有什么事吗？”

钱菲觉得眼睛有点酸，压下那股酸劲儿后，她回：“我也忘了要说什么事了，你好好出差吧。”

李亦非看着手机，有点怅然若失。出来半个多月了，从有点想她到挺想她到现在更想她了，只是好像还没到想她想得不行的程度。

他躺在床上想，如果他到了想她想得不行了的程度，等回去以后就跟她表白；要是没到那个程度，就搬出去住然后和她保持哥们的状态。

这样想着，他觉得如释重负，好像昨晚喝酒时困扰他的问题——该怎么和她相处——得到了完美解决。

他其实从不跟企业的人使劲儿喝酒的，只是昨天不知道怎么，他就想狠狠喝醉一场，仿佛一醉之后，他就会找到解决烦恼的办法了。

钱菲病好后，变得不再像之前那样抵触汪若海。

姚晶晶问她是不是打算重修旧好，她答非所问地问姚晶晶：“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我搬家的时候，跟你说过一句话？”

姚晶晶呵呵着说：“你跟我说过的话多了去了，我怎么可能哪句都记得？你说的是哪句啊？”

钱菲也跟着呵呵一笑，说：“想不起来就算了。”

那时她要往新家里搬，那本以前的旧相册没有舍得扔。姚晶晶生气地问她留着它干什么，是要打算哪天和汪若海重修旧好吗？

然后她说：“要真能那样，下回就换我劈腿，我找个有钱的男的，也去开房，我让他头顶冒绿光！”

姚晶晶已经忘记了这句话，可她却还记着。

汪若海变得和以前很不一样，他现在很有点成功人士的做派了。钱菲觉得钱这个东西，真是磨人的小妖精，它能驱使恩爱的人劈腿，可也能把曾经的普通人武装成社会精英。

很多同窗轮番轰炸钱菲，劝她再接受汪若海一次。连姚晶晶也在跟她打电话的时候说：“狒狒，班长告诉我说，之前每晚的聚会，虽然是以不同人的名义轮番做东的，可其实都是汪若海花的钱。唉，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劝你们复合还是继续唾骂他渣男，我怕他万一真是痛改前非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又怂恿你不给他机会，将来你嫁了别人又不怎么幸福，我想我会拿刀捅死我自己的。”

钱菲啐她：“能给我念点好听的经吗！我凭什么那么瞎嫁个别人就不幸福啊！”

姚晶晶说：“你不瞎，你是傻！”

钱菲决定在攒给姚晶晶结婚的份子钱里抽一百块给火车站天桥上卖骗人报纸的老大爷了。把钱糟蹋了也不给她，这就叫解恨！

汪若海给钱菲打电话的时候，钱菲告诉他：“跟班长说一声不要再办聚会了。”汪若海问为什么，钱菲说：“马上就要轮到我了，我不想掏钱。”

汪若海说：“我替你掏。”

钱菲“呵”一声：“你还真是让钱给烧着了，有点钱就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你有钱攒着不好吗，非得这么花？”

汪若海在电话里轻轻地笑：“好，攒着！但我自己攒不住，不如放你那儿你帮我攒吧？”

钱菲说：“请你滚！”

放下电话，她心里又酸涩又唏嘘。什么叫时过境迁时移世易？这就是了。以前她想帮他攒钱，可是把他给攒跑了。现在换他来求她替他攒钱，她又觉得再也没有那份心境了。

IPO开闸日期迟迟不定，股票发不出去，资金融不进来，券商们得不到保荐承销费，开始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钱菲他们公司终于熬不住，要开始裁员了。

钱菲因为生病请了几天假，不知怎么的，就落了口实，成为项目部的重点裁员对象。金姐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钱菲一听就傻了。本想去找孔总和刘一峰想想办法，可金姐却告诉她：“别去了，孔总和刘一峰就要跳槽到别的公司了，下个月就走，也不方便再为你争取什么，你再想想其他办法吧。这事是副总裁管的，要是有人能跟他递上一句话，说不定还有希望。”

钱菲心头一片纷乱地回到家。放在以前，她倒也不怕被辞退，大不了花个一个月半个月的再找一份工作就是了。可是现在她不敢，她每个月背着七千多的房贷，没有了工作，她只能去医院摘肾抽骨髓了。

她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急中生智忽然就想到了李亦非。他是同行，路子又野，说不定托他可以想出什么办法来。

这么想着，她鼓了鼓勇气，发了条微信给李亦非：“你什么时候出差啊？”

她记得好像听赵德说过，他出差的时长是一个月，算算日子，他也应该回来了。

可是等了一会儿后，李亦非回复给她的消息是：“还不知道。”

这四个字，把她心中升腾起的丝丝希望，一下又蒸腾殆尽。

这一段时间以来，李亦非忙得昏天黑地。

项目组原本预计出差时间为一个月，但这个企业领导实在是个刺儿头，时不时就提出诸多要求，很难伺候，导致后期工作进展得非常缓慢，项目组和企业之间关于发行方案也有了不小的意见分歧，双方一直各持己见僵持不下，导致出差日期不

得不延长。

这个企业实在不好打交道，他和项目组其他人被企业老板折腾得简直快脱了一层皮。项目负责人甚至说，后悔承揽了这个项目，钱没挣到多少，心却都操成了碎渣渣。

相比于项目负责人的郁结和烦躁，李亦非反而有一种诡异的淡定。

别人都知道他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却弄不明白这一次他怎么会表现得这么任劳任怨任人宰割。

只有李亦非自己明白。他是在借着项目上的忙碌，消解掉心里那些蠢蠢欲动的东西。在别人都咒骂项目难做老板难搞的时候，他真心感谢这个企业的老板是个刺儿头，让他每天忙于和他周旋。如果不是这个项目需要分心的地方太多，他真的觉得自己在有足够时间胡思乱想后，一定会按捺不住去给钱菲打电话的。在还没有确定要不要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这么撩拨她。

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滚在床上也煎熬难耐地想，怎么他不找她，她就也不找他呢？这孩子也忒倔了，她这样无意识地欲擒故纵，简直更让他心痒痒。

好不容易她给他发微信了，可那时间真心不对。

她信息过来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个同事正在跟企业老板那个刺儿头吵架。

他在百忙中回给她一条信息，被企业老板看到了，他拍着桌子嗷嗷叫，简直像快疯了一样：“你还能尊重点我吗？我这儿正在跟你讲道理呢，你居然在那儿低头玩手机？你就是这么干投行的吗？”

要不是职业操守在约束自己，我真恨不得冲上去抽那厮一个大嘴巴。

李亦非是在百忙中顶着叫骂回的微信，可是那在鼓足勇气发了微信却得到模棱两可回答的钱菲眼里，这四个字其实叫作“搪塞”和“拒绝”。

钱菲彻底死了心，决定再也不干热脸主动贴冷屁股的事了。她觉得都到了这个地步，她要还是看不出来李亦非是想跟她拉开距离，她就真是太瞎了。

她没有再发微信问李亦非裁员的事该怎么办，她只打电话跟姚晶晶吐槽了一下即将去医院卖骨髓的心情。姚晶晶安慰她：“你的骨髓算我的，别去医院卖，你要是真被辞了，你的房贷我给你还。”

钱菲觉得关键时刻什么蓝颜什么男闺蜜的，都是扯淡，最能雪中送炭的还得是损友大妖精。

既然无法可施，她干脆也不再烦恼，顺其自然地上班下班，坦坦荡荡地等着

被裁员。

可是真到了裁员名单确定那天，金姐却告诉她，名单里没有她。

她惊呆了，不知道自己怎么就人品爆棚成了名单下的漏网之鱼。

后来还是姚晶晶给她解了惑：“我把这事跟汪若海说了，他说他有个客户和你们副总裁是清华MBA的同学，应该能说上话。这话我也就当听听来着，没想到他还真把事儿给办成了。嗯，这件事上，我给他加分！”

钱菲心里五味杂陈。没想到最后保住她的是汪若海。

第二天晚上汪若海找她吃饭，在建国门外大街的杰斯汀法餐厅。

听到这个餐厅，钱菲怔了好久。在房子付定金前，汪若海向她求婚，就是在这里。他们一直省吃俭用，从来不去人均消费超过50块的饭店吃饭。只有那天，汪若海说什么都要去杰斯汀，为此她还和他争执了两句，两个人在去之前还闹得挺不痛快。

结果他在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跪下来跟她求了婚。她一下就哭得稀里哗啦的，旁边有很多人跟着鼓掌。她觉得那一刻真是浪漫美好又梦幻。

可是后来付账单的时候，她就不觉得浪漫美好和梦幻了。汪若海钱包里居然没有足够的现钱，她一边数落他干吗挑这么贵的地方吃饭，一边肉痛地把剩下的钱在服务员同情怜悯的眼神里补足。那眼神像是在说：“难为你们没钱还要到这里来玩浪漫。”

后来回到家汪若海跟她发了脾气，说：“你就不能在我钱包里多放点钱吗！我今天多丢脸啊！”

她也跟着有点生气：“我们有多大能力就在多大范围内享受不好吗？非要学别人靠着物质制造浪漫？别人有钱我们没有！”

后来那晚他再没理她。

仔细想想，似乎也是从那天开始，汪若海加班的频率渐渐高了起来。

钱菲回想以前，觉得自己也真是活得太过苛刻了些，她后来也检讨过自己，是不是因为彼此太熟悉了，所以经常忘记在人前给对方留面子。其实以前的很多事情，她做得真的不太好。她以前只是觉得，眼下的节俭都是为了两人今后的幸福，却从来没有想过，当下失去的，是以后怎么都弥补不回来的。

吃一堑长一智这句话说得没错，分手后她终于懂得了一个道理：该享受的时候，确实得享受，再不享受，她就老了。

第二天下班，汪若海开着车到公司楼下去接她。

汪若海定的居然还是从前的位子。



故地重游，钱菲觉得心里只有淡淡的唏嘘和一种说不出的酸涩。

她低头切牛排的时候，汪若海叫了她一声。

她抬头，看到汪若海一双真挚的眼。

他探手过来握住她的手：“菲菲，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们重新开始，好吗？你当我之前是迷了路，走进了岔道，现在我想回家了。以前我不知道心疼你，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没有你帮我管钱，我真的一直也攒不下钱。”他说着说着，红了眼眶哽了声音。

钱菲忽然觉得心里特别难过，一种委屈至极的难过。

这一段时间，她需要那个人在身边的时候，那个人却避如蛇蝎地躲着她，她觉得特别委屈，特别难过。反而是眼前这位，在她生病时带她去了医院，在她快被裁员时保住了她的工作。

想着那人的态度，想着最近发生的一切，她一时竟有了心灰意冷的感觉。

她看着汪若海，慢慢说：“我不能一下答应你再做你的女朋友，我只能答应你，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会努力地试一次，看自己还能不能再接受你。”

汪若海握着她的手双眼湿润：“这就够了，菲菲！这样我已经知足了！”

一大早，李亦非跟赵德打电话，说完工作上的事顺便八卦了一些其他事情。他听着赵德声音蔫蔫的，问他怎么了，赵德说：“最近胸口发闷。”

李亦非劝他每天早点休息不要再熬夜了，赵德打着岔说起了钱菲公司裁员的事情。

赵德告诉李亦非：“听刘一峰说，咱们的小菲菲差点就被裁了呢！好在后来有个姓汪的七扭八拐地跟副总裁递了话，小菲菲才算保住了江湖地位。”

李亦非听到“姓汪的”三个字时，有点心惊肉跳。他问赵德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赵德说：“就上周，”

李亦非算算时间，正好是之前钱菲问他什么时候回去的时候。

现在回想，她那时候发微信给他，一定是为了这件事。她当时一定很无助吧？可是他是怎么回复她的？

——还不知道。

他忽然有点慌，慌得发出一身冷汗。

然后她就去找了那个姓汪的前男友了吗？

一直以来，他似乎都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是喜欢上了钱菲，可是钱